

cmchao / November 04, 2010 08:20AM

[沒人寫信給人類學家](#)

沒人寫信給人類學家

2010/10/11 .

專欄作者：容邵武

九月下旬剛開學的某天，我打開系上的信箱，一如九月上旬以及九月中旬的某天，信箱堆著開會通知、取消開會通知、出版社的書訊、邀請函、催稿函等等，另外還躺著一封來自經濟部工業局的公文封。經濟部工業局？？文建會、原民會的公文封我倒是收到過幾次，但是，經濟部工業局？我應該是沒有和它打過交道吧。是罰單嗎？還是近年來大學喊的震天價響追求效率、效能、日漸企業化之後，大學已經由經濟部工業局接管了？打開公文封，沒有任何的信函，沒有任何的字，只有一份薄薄的印刷品：「石化工業發展政策」。我想了一下，的確不是罰單，我再想了一下，哈，應該是這麼回事。我七月份曾經連署反對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經濟部怕我不食人間煙火，特別寄給我一份宣傳印刷品，讓我了解又是煙又是火的石化工業。

我對於經濟部此番既粗心又細心的動作感到憂心。經濟部的辦事人員粗心的以一個像是百貨公司告知周年慶的方式，寄出沒有任何說明的宣傳印刷品，想要說服連署反對經濟部重大政策的人。經濟部又細心的在一千多位連署者的名單裡，一一的找到連署反對者的單位和地址，寄出「石化工業發展政策」(我猜其他的連署反對者應該也收到這份宣傳印刷品)。這個既粗心又細心的動作，其實只要用幾位工讀生(或派遣工??)就可以完成，但也正好是這個看似「交差了事」的宣傳動作，讓我感到憂心，如果這個輕率的動作代表了政府主管機關和反對意見者溝通的主要方式之一的話，那也顯示了政府主管機關已經鐵了心繞過公共辯論的途徑，直接要以政治方式解決了(我不會在這篇文章論述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的正反二方意見。關於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的非主流意見，請參看連結)。

國家有那麼多的人力和資源，可以不斷的投入，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到巨細無遺的針對個別反對者的「溝通」，正應驗了社會學古老的警語：「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只是現代的國家越來越小心的不露出它是惟一擁有「合法暴力」的機制，反而採用為民謀利、與民同在的面貌。經濟部不是就說石化工業是國家重要的基礎工業，是帶動全國人民經濟福祉的重要火車頭？然而，「小心國家就在你身邊」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國家有許多的意識型態的同謀者，他們有各種的化身，讓一般人不覺得他們是國家或是國家的代言人。於是，不像警察、軍隊、法院等那麼明顯的屬於國家系統，學界、企業界等常常以「國家利益」來作為自身行動的基礎，講國家的話語。我在學校開設過「人類學的國家研究」的課程，我強調人類學的國家研究的特色，是注意「國家」微觀權力的操作，如何進入到社會、個人等的日常生活面向，也就是國家權力運作時各種的策略裡，如何關連政治經濟生產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藉著各種文化型式的運作，使得權力深入到日常生活裡。人類學由於在一個小區域裡做深度的研究，因此對於大範圍的研究對象，例如「國家」，並沒有投注太多的心力。但是，「國家」在各種論述或話語裡是如此的具體化(reified)。這個具體化的國家出現在日常生活不斷接觸的機構及場域裡，就好像靜靜的躺在我學校信箱的經濟部工業局的公文封。

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曾寫過一本小說：《沒人寫信給上校》(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 (國內作家張大春也寫了一本同名的小說)。如同馬奎斯其他的「魔幻寫實」的小說作品一樣，《沒人寫信給上校》對於哥倫比亞獨裁國家的描述是如此的寫實，但是描述獨裁國家的統治所造成的對於一般人民生活的影響卻又是那麼的怪誕和不可思議。小說裡的主人翁，一個70多歲退休的上校等待著多年前國家承諾他的退休金。退休的上校等待著國家的承諾，一如他那貧窮的村莊等待著天啟解放他們落後生活般的隆重而莊嚴，他隆重而莊嚴的每周在固定從城市到村莊的船班日子裡，一絲不苟的穿著正式的西裝，站在碼頭，等著一封信。上校年復一年的，隆重而莊嚴儀式般的等著這個全村莊都知道不可能兌現的承諾，讓人覺得荒謬而悲傷。一個失去希望的村落，等待著不會實現的希望，隆重而莊嚴。前幾天剛剛出爐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Mario Vargas Llosa，正好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巨擘，也是與馬奎斯亦友亦敵的同輩。這個新聞讓我想起許久以前我所讀的這本小說《沒人寫信給上校》(那是一個我還勤讀小說的年輕時光)，也讓我想到我現在也在等一封信，一封真正的信。我沒有像退休上校隆重而莊嚴的等著那封信，我也不在等待那封信帶領我或是白海豚轉彎(「魔幻寫實」!!)

找到活路，我在等待著一封國家說它的承諾是怪誕和不可思議的信。但是，有人會寫信給人類學家嗎？